

王彦民 著

徐树铮
传



徐树铮传

王彦民 著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石 松

封面设计：许 荻

徐树铮传

王彦民 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骆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125 字数：244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

ISBN7-80535-709-9/K·382

定价：6.50元

引 言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喑鸣度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竞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康有为 挽徐树铮

1925年12月29日午夜，千里北国，万籁俱寂。雪月相映，格外清丽。突然，京津之间，爆响划破长空的枪声，陆军上将、远威将军 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前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段祺瑞的智囊、灵魂、左右肱股”——徐树铮，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翌日，上海《时报》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31日，国内外大报纷纷登出“徐树铮在廊坊被杀，陆承武为父报仇”的新闻。北京《晨报》还登载了“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泄国人之公愤，报杀父之深仇”等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专车被炸”还是陆承武“手加诛戮”？陆承武何以得遂其手？行凶后为何没有被捕？其通电又从何处发出？廊坊当时可是冯玉祥国民军张之江部驻扎的军事要地！这中间的事情……一个疑团接着一个疑团，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南通张謇写道：

风惨云愁，
莽中夏今是何世？

徐树铮传

王彦民
著

黄山书社

引 言

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溢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既营内而拓外，翳杜断而房谋；又扬历乎域外，增学识于四洲；其喑鸣震千人，其洞视无全牛；其飞动高歌擅昆曲，其妩媚清词追柳周。大盗竟杀猛士兮，天人起邦家殄瘁之愁！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康有为 挽徐树铮

1925年12月29日午夜，千里北国，万籁俱寂。雪月相映，格外清丽。突然，京津之间，爆响划破长空的枪声，陆军上将、远威将军 考察欧美日本各国政治专使，前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筹边使兼边防军总司令、“段祺瑞的智囊、灵魂、左右肱股”——徐树铮，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翌日，上海《时报》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31日，国内外大报纷纷登出“徐树铮在廊坊被杀，陆承武为父报仇”的新闻。北京《晨报》还登载了“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泄国人之公愤，报杀父之深仇”等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专车被炸”还是陆承武“手加诛戮”？陆承武何以得遂其手？行凶后为何没有被捕？其通电又从何处发出？廊坊当时可是冯玉祥国民军张之江部驻扎的军事要地！这中间的事情……一个疑团接着一个疑团，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南通张謇写道：

风惨云愁，

莽中夏今是何世？

远归客，九关轻犯，

身危命致。

符节谁司南北卫？

囊丸任庇东西市。

问幽都紫陌亦甘人，

谁之耻？！

问题纷纷，一时疑案。欲明底细，还得从头说起。

目 录

引言	(1)
一、青少年时代	(1)
(一) 家世与早年	(1)
(二) 投笔从戎	(3)
(三) 留学日本	(7)
二、辛亥前后	(13)
(一) 追随袁段	(13)
(二) 反袁称帝	(18)
(三) 创办正志中学	(24)
三、谁是谁非	(28)
(一) 弄潮府院	(28)
(二) 阻张复辟	(38)
四、武力统一问题	(42)
(一) 冯国璋代理总统	(42)
(二) 冯段之争	(45)
(三) 曹锟的动向	(47)
(四) 天津会议与对冯施加压力	(49)
(五) 冯国璋的挣扎	(52)
五、引奉军入关	(55)
(一) 秦皇岛截械	(55)
(二) 奉军入关	(60)
六、拥段组阁	(67)
(一) 联络曹锟及外国使节	(67)

(二) 拥段上台	(70)
(三) 段的组阁问题	(72)
七、对南方用兵	(79)
(一) 部署奉军南进	(79)
(二) 与段的战略之争	(84)
八、力阻曹錕官和	(89)
(一) 劝慰曹錕	(89)
(二) 助段南巡	(93)
(三) 长沙之行	(98)
九、筹划对策	(103)
(一) 北京之行	(103)
(二) 联络吴佩孚	(108)
十、包办选举	(113)
(一) 国会选举	(113)
(二) 总统选举	(121)
十一、徒劳的副总统选举	(128)
十二、陆建章案	(138)
(一) 陆建章的活动	(138)
(二) 诱杀陆建章	(143)
(三) 陆案的影响	(147)
十三、继续用兵矛盾生	(152)
(一) 吴佩孚露真相	(152)
(二) 张作霖翻脸	(159)
(三) 靳云鹏作梗	(165)
十四、枝节问题	(168)
(一) 王永泉旅援闽问题	(168)
(二) 军费、财政与借款问题	(173)

十五、反对南北议和	(178)
(一) 议和背景	(178)
(二) 从中作梗	(181)
(三) 议和破裂	(188)
十六、外蒙问题	(192)
(一) 背景	(192)
(二) 任西北筹边使	(194)
(三) 陈毅的交涉	(196)
十七、收复外蒙	(201)
(一) 赴蒙撤治	(201)
(二) 孙中山对撤治的态度	(209)
(三) 入蒙册封	(211)
(四) 处理善后	(213)
(五) 治蒙措施	(214)
十八、直皖战争的序幕	(219)
(一) 八省反皖	(219)
(二) 吴佩孚撤防北归	(221)
(三) 张作霖之调停	(226)
(四) 徐树铮被免职	(230)
十九、战争烟云	(234)
(一) 皖系的反抗	(234)
(二) 双方加紧备战,张作霖助直倒皖	(238)
(三) 战争与结局	(242)
二十、逃避通缉	(252)
(一) 遁入日本使馆	(252)
(二) 逃脱出京	(261)
二十一、开府延平与孙段联合	(266)
(一) 策划浙闽独立	(266)

(二) 联结孙中山	(267)
(三) 建国军政制置府	(272)
(四) 促段联孙	(279)
二十二、出国考察	(282)
(一) 抵港详情	(282)
(二) 考察欧美日本	(286)
二十三、廊坊枪声	(292)
(一) 考察归来	(292)
(二) 联络孙传芳及张謇	(295)
(三) 晋京遇刺	(299)
后记	(306)

一 青少年时代

(一) 家世与早年

徐树铮，字又铮。幼号铁珊，又曾自号则林。民国初年，世称“小徐”，以别于“大徐”（徐世昌）。

徐树铮生于清光绪六年十月九日——即公元1880年11月11日。出生地是江苏萧县①醴泉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奇伟壮丽。

其父徐世道（1834年1月6日—1906年5月4日），字葵南，榜名忠清，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生”（秀才），后被徐州守备官李秀岭聘为家庭教师。李秀岭的7个儿子，多半是徐世道的学生。李秀岭还和徐世道结为儿女亲家，徐的三女儿为李的五儿媳。李的第五子李辅京（字钟镐）为武秀才，曾拜在徐州做过道员的袁世廉（袁世凯三哥）为师，在徐州任过统领；第三子李维楨曾任河南彰德府安阳县（今安阳市）参将，后在袁世凯回家“养病”期间，带二营飞骑马队守护袁宅。李家与袁家是世交②。徐树铮后来投奔袁世凯与此有关。

徐世道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他的学生很多。当时徐州府所辖八县范围内的举人，十有八九是他的学生③。后来在北洋政府

①1955年萧县划归安徽。

②据李家李叔丹言。

③徐道邻编述：《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下称《合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39页。

任职的张伯英、臧阴松、宋子扬等也是他的学生。

徐树铮的母亲岳氏，原籍江苏丰县，幼时随父岳封叔逃荒落户于萧县桃山集（今属宿县），与当地岳姓叙为本案。该族人自称是岳飞的后裔，并建造了岳武穆祠，保存着宋时岳武穆象。岳封叔是位看相先生，认为徐世道日后会有作为，就把女儿许配给徐世道。她就是徐树铮的母亲岳氏，出嫁时才19岁。

徐世道夫妇共生9个孩子，三男六女，其中两女夭折。徐树铮排行最幼，也最受父母喜爱。在他呀呀学语时，父母就教他认字。五六岁时，父亲在徐州教书，寒暑季节归省，总是带着他往返。曾于风雪中，将他驮在驴背，口授诗歌，且吟一句“驴鸣双耳竖”，戏令他仿效作一句，他以“狗尿一蹄翘”相对，意虽不雅，倒还合拍，反映出他的聪敏和对生活环境的观察。乡里争传其“七岁能诗”，夸为神童①。有位老先生不信，当面要试试他，以“推窗望月”命他答对，他以“拔山超海”相对，那位老先生吃惊而去，他父亲却很高兴。父亲教书，常携他附读。“留于家，则杂取书史骚雅”，折角让其母亲“分日督课”②。其父尽出所学以教之。他正式入学渐渐懂事后，“慕为蹕蹕”，父亲“不复责其勤惰”③，以培养其自觉。他13岁成为秀才，17岁试一等第一名，“食廩饩，益放旷，作名士结习”，对于每月所获助学金，皆信手挥霍，不告诉家人，家人亦不过问。其行为豪纵，常似游侠，不自审为穷儒之子。论者诋誉参半。有位老翁劝其父设法戒止他，其父笑而不答，反复劝诫之下，其父听然说道，“我辈幼时游戏，岂不自能知止，戒曾何补！”这时他正捧茶上客，闻听此话，进退无所措，“一息未平，万念纷起纷落，

①②徐树铮：《先考妣事略》，《合刊》，第25页。

③《合刊》，第27页。

心志似骤失其依”^①。从此，他刻苦自约，以知书达礼厚责自己。可是其18岁到南京乡试考举人却没得中，此后就不再走科举之路。

（二）投笔从戎

徐树铮认为，读书要以致用为宗旨，不能让科举考试束缚住手脚，如果不关心国家大事，纵然读到老死也无补益。他环顾天下形势，深感“频年朝政日非，丧师割地，为国大辱”^②。对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非常痛心，对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愤愤不平。因此，他向父母述说，意欲外出从戎。但其父母认为他年龄还小，不许他去当兵，而希望他安心学业，早日中举，以后能象父亲一样做一名教书先生。

其大哥徐树銜是位中医，却想叫他停学就商。二哥徐树镛是位普通农民，也想让他继续学业。但他另有打算，背着父母兄长，“私究兵谋，留心天才政财大略，预为投笔计。”^③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对外宣战，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逃亡西安。不久又有京师募兵的消息。徐树铮得知消息，即“窃父金乘夜亡走”。可是，“未及江浦”，即被母亲“亲驾追还”^④。为了绊住他，父母还强行为他娶亲。

新娘是徐州的夏宣，字鸿筠，生于光绪四年七月十六日（1878年8月14日），其父夏敬斋，也是位教书先生。夏宣兄弟姊妹5人，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夏宣皮肤白晰，相貌端

①《合刊》，第27页。

②③④《合刊》，第28页。

俊，天资颖悟，深受父母喜爱。四五岁时，父亲便教她和哥哥们一起读书写字，但在那个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稍稍长大，父亲便不再鼓励她读书，转而引导她跟母亲学做针线活和家务事。但她毕竟是书香人家，耳濡目染，夏宣还是学了些文化，称得上知书达礼。十几岁时，越发让人喜爱。不少远近富庶的人家，都央媒人上门说亲，可是都被她父亲一一拒绝。徐树铮考取秀才后，徐世道贸然跑到夏家，亲自为儿子说亲。夏敬斋终于欣然同意，但不愿让女儿过早出嫁。此后几年，徐世道多次到夏家要求迎娶，夏敬斋总是推托。他对徐世道说：“我的女儿太孝顺了。将来在您家日长，在我家日短，求您让她在我膝下多留一个时期吧！”①徐树铮出走被追回后，徐世道又到夏家要求迎娶，夏敬斋才答应让夏宣出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八月，徐树铮与夏宣成婚。可是新婚之夜，她竟得了急症，徐树铮连夜跑到几十里外去求名医徐道人。名医神方，药到病除。这位名医有意要徐树铮跟他学医，徐树铮没有答应。否则，他的前途就是另一种光景了。②

新婚燕尔，夫妻恩爱，并不能打消徐树铮从军的愿望。他与夏宣商量，夏宣非但不加阻拦，反而尽出奁中私房钱，支持他勇奔前程。父母无奈，只得给他些路费，遣他远行。他后来非常感叹地写道：“呜呼！父母膝前，少儿啼笑自兹远矣。”③

他披着秋风，踏着古道，跋山涉水，直奔济南。这时，夏宣的二哥夏仲陶已经参军，正在济南武备学堂攻读。徐到济南即住

①②徐樛：《寸草悲》（稿），手抄本。

③《合刊》，第28页。

妻兄处。夏无法使徐参军，徐即草拟经国大计，上书袁世凯，①“极言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②袁深以为是，因正服母丧，即函山东观察使朱钟琪接见。朱素有名士称，问对中意颇不合。徐树铮退而遗书消之。不料“两书稿抵家，朋偶惊为奇纵，长老辈或以卤莽诃之，甚者啮指为之危，虑将获祸。”③大约就在这时，徐树铮借酒浇愁，信手写了一首《七律·醉中》：“性气粗豪不自收，等闲岁月太难留。此生称意须何日？抵死衔杯未肯休！苏晋清才併仙佛，灌夫故态慢公侯。安能化得身千亿，处处迎风上酒楼。”④羁愁难解之中，徐树铮忽得父亲来信，信中训他：“汝之出，将以待用也。未得人用，乃妄拟用汝之人先为汝用乎？”⑤他顿为感悟，于是知天下知己者莫若父也。他想用人，但必须先被人用。他与朱氏相遇不合，同段祺瑞却一见如故，遂被段延为记室。从此，徐树铮踏上军旅之途。段祺瑞时年37岁，随袁驻防济南，任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徐树铮时年22岁。段徐携手，两人在今后事业发展的道路上，几乎谁也离不开谁，具有难分难解的影响。

徐树铮既入军籍，五年未归，一心一意跟随段祺瑞，在军队里历经种种锻炼。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清政府命袁世凯继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派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兼直隶全省操防营务处督理）。徐树铮随段到保定。他虽然是个记室（相当于文字秘书），

①朱哲如：《徐树铮一生拾零》（稿本）。安徽省政协藏。

②③⑤《合刊》，第28页。

④《合刊》，第50页。

但却“时与兵士同操作，习跑步，艰苦卓绝，志趣异人”^①。袁也看过他和士兵一起操练，认为他是位与众不同的人，说他“一脸的书气”^②。

1902年春天，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张之洞赴京朝觐，途经保定下车。袁世凯请他阅兵，既表尊敬，又示以威武。此时，袁刚担任新职不久，在各省督抚中资历最浅，声望亦不很高，而其职位却列各省督抚之首，这就使一些人对他不满意。阅兵之后，他设盛宴，亲率百官将吏，隆重招待张之洞。张故作姿态，不屑一顾。袁愈是执礼恭谨，张愈是依老卖老。袁等“飭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座屏息，无敢稍解”。而张则“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间，犹隐隐打鼾^③。对此，袁等很不愉快，此后数月犹耿耿于怀。徐树铮“躬侍陪席”，亲睹这一场面，感触殊深。十几年之后，他读《清史稿·张之洞传》，还很感慨，且致信《清史稿》编纂马其昶说：“自合肥李公（鸿章）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张之洞），干略无逾项城（袁世凯）。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馭以情真，两美诉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畸趾，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诂公与相遇，殊形落寞……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节束，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徒使其人心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漓力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曾足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鄙见以为宜于传中微书数言，俾后之读史者有所考，而知所以自处之道也。”^④这里，徐树铮从

①《合刊》，第119页。

②《合刊》，第146页。

③《合刊》，第17页。

④《合刊》，第17—18页。